

天亦有情天亦老 英年早逝的“诗鬼”李贺的惨烈人生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马诗

这是一首刚问世就蜚声海内的诗歌，壮阔雄奇，英气勃发。一位驰骋疆场、扬威边塞的少年将军正整装待发、呼之欲出。

写这首诗时，李贺年仅17岁，他从未踏出故乡昌谷一步。但辽阔的大漠、雄奇的边塞，却早已潜伏在他的灵魂里，激荡在他的胸中。一旦呼之即出，便声若惊雷，气吞万里。

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一直是李贺的理想，虽然他此时正经历着丧父之痛、疾病之殇、辛劳之苦。但眼前的困境并没有击倒他，高远的志向，强大的自信，在他的身上无可抑制的劲透出来，他是一匹俊朗洒脱的野马，豪壮的长啸在大唐的天空中回荡。

他是大唐惊世的才子，少时成名，有着出将入相的宏图大愿。但他的命运太多舛了，在短暂却悲情的岁月里，他几乎经历了人世间的悲苦。一波又一波的劫难终于将他击垮，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只留给这个世界永远的遗憾。

晚唐诗著名诗人李商隐惊叹于李贺的才华。同时对他多舛的命运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于是特意为他做了传，以便后人能永远记住这位不幸的天才。

李商隐哀怜李贺，希望他死后有一个好去处。于是在李商隐的笔下，李贺临死前看到了天庭来的使者。请他去给天帝刚落成的白玉楼作传，他舍不得亲人，不愿前往。使者劝说他：“天上的生活，不苦！”这句话击中了李贺的灵魂，一生中所有的悲伤、委屈、压抑、绝望，瞬间化成滚滚的浊泪。对他来说，离开这个充满悲苦的人间是一种解脱。

不久，李贺死去。有人看见他的房子里有升腾的烟气，听到了隐隐的鼓乐之声，他，是上天去了吗？

在生落魄似鬼，死后以诗成仙，这是李贺的传说，也是李商隐的愿望。既然人间的悲苦已无法改变，那就只能寄托来生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李商隐和李贺，两个唐朝历史上最悲苦的诗人，只能用传说来安排自己最后的归宿，这是多么无奈的安慰，又是多么绝望的希望。

李贺的人生究竟有多苦？

一、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的祖上庭显赫，是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亲叔叔郑王李亮，但到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一代时早已没落。李晋肃辗转奔波于各地，做着幕僚和小吏。但家族的荣光潜移默化的给了李贺骨子里的尊严和傲气。

李晋肃老来得子，万分高兴，故取名李贺，字成吉。有愿儿子一生吉祥如意，平安健康之意。可李贺从小体弱，有面红气喘的毛病，到少年时长成了一副异于常人的病态之相——他身材纤瘦，面颊尖削，双眉几乎相连，手指细长，看上去又丑又怪。

但李贺从小聪慧好学，天赋过人，尤喜欢诗文。相传他7岁就能吟诗作对，作《高轩过》让人世人皆惊。而且他的书法又快又

好，极具神韵。这一切无不显示着他在学识上是难得的天才。父亲李晋肃大喜过望，认为李贺一定是光耀门庭的希望。

李贺刻苦学习，阅尽经典。他还涉猎兵书谋略，立志作一个挥统千军，建功立业的大将军。他从不一味闭门苦读，认为天地自然才是才思灵感的源泉。所以他经常骑着瘦驴，背着破烂的锦囊，辗转于故乡清丽的山水间。大自然给了他无尽的灵感，他得佳句便取笔记下，置于锦囊中，待归家后再挑灯整理，精雕细琢，连句成诗。有时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母亲见状心痛，说：儿子总有一天会为了写诗把心呕吐出来。”

李贺的过人天资加上刻苦学习，他的学识日益精进，见识气魄远超常人。虽少年之身却已佳作频出，人们常于常把他与大历十才子之首的李益相提并论，这时李贺才15岁。

这应该是李贺一生中最平静美好的时光，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家庭幸福、无忧无虑。可惜这样的岁月静好太短暂了，但足以成为李贺一生中最弥足珍贵的回忆，让他在无尽的人生悲苦中一次次回头。

李贺17岁时，刚晋升县令的父亲李晋肃因病去世，他们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境雪上加霜。

按例李贺要守孝3年，而弟妹幼小，家中微薄的积蓄很快坐吃山空，李贺只能暂时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开始干起了粗重的农活。李贺身体羸弱，这种超负荷的辛苦劳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在滴滴汗水的土地上，李贺疲惫却不屈的眼光总是望着远方，远处有大海、远处有大漠、远处有边塞，远处有长安，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翱翔远方，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大漠沙如雪，阴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他这匹千里马已蓄势待发，只等一个伯乐！

二、黑云压城城欲摧

唐朝的进士考试，因为考卷不糊名，所以考生的诗文和他的名气同样重要。唐代所有的学子都会拿着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去拜谒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以求他们赏识之余，帮助提携和扬名，这种行为名曰“行卷”。

李贺也不例外，他在洛阳第一个拜所以当刚从长安到洛阳任国子监博士的韩愈看到那首《雁门太守行》中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样大气磅礴的诗句时大为震撼。这壮丽雄奇、新颖独特的诗风颇有李白之风。他记住了“昌谷李贺”这个名字。他庆幸刚到洛阳就发现了这个天纵奇才，这个人必将在大唐文坛卷起狂风，掀起巨浪，他又怎么能不尽力提携扶持呢？

这时的李贺还是幸运的，他一次“行卷”就入了当时大唐文坛领袖韩愈的法眼，千里马遇到了好伯乐。为了便于向韩愈讨教，李贺干脆住在了洛阳。在长久的相处中，韩愈的风度、气质、文学造诣令李贺倾倒，而在韩愈不遗

余力的推荐宣扬中，年轻的李贺声名远播。遥远的长安城里，他的诗也开始谱成曲广为传唱。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在韩愈的鼓励下，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不出意外的脱颖而出，获得了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

他不久就启程前往长安，此时的李贺意气风发，自信满满。冠绝天下的诗文、如日中天的名声，进士之阶似乎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我相信当时整个长安城的考生都是这么认为的。唐朝每年晋录取的名额不多，最多不过20余人，可谓千里挑一，残酷严苛。而才气过人、名声最大的李贺肯定已经预定了一个名额。他无形中成了所有考生的敌人。嫉妒愤恨之余，人心的阴暗和险恶也暴露无遗。一双黑手悄悄伸向李贺，准备抓住一丝破绽就会给他致命一击，而单纯质朴的李贺却毫无觉察。

深冬的长安城下了一场大雪，伴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令李贺凉彻透骨的流言正在流传蔓延。

因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和进士的“进”谐音。按照从周朝就开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规矩，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而李贺却公然参加进士考试而不避讳，就是有悖孝道，厚颜无耻。

这则流言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李贺魂飞魄散。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处心积虑的攻击他，有人竟然吹毛求疵，找到了一个如此荒谬的理由，要把他推入黑暗的深渊。

可这个荒唐的借口却是实实在在的能杀伤他的利刃，他申述无门，辩解无路，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中。理想瞬间破灭，他瞬间从云端跌到谷底，而且再也爬不上来。

远在洛阳的韩愈听闻此事，义愤填膺。他一怒之下写下《讳辩》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为李贺发声。他在文中怒斥那些墨守成规、不懂变通的庸俗之辈：“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是不是连人也不能做了”？

但韩愈的义愤之音、风雷之声到底也没能改变这个结局，礼部以此为由取消了李贺的进士考试资格。这不是一年禁考，而是永生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与流放、杀身何异。这个世间最大的悲剧骤然降临到李贺头上，如绝天之刃，斩断了他的仕途，改变了他的命运。

三、男儿屈穷心不穷

一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从此该怎样面对人生？那是永不见天日的黑暗，沉沦如鬼魅般的人生。

无独有偶，几百年后的宋朝，因为取消了科举考试，士人学无所用，只能流落在社会底层，沉沦戏剧，无奈借剧中人之口，血泪控诉，向天悲呼。他们无不才华横溢，却学无所用，一生屈志不伸，不见天日，形同鬼魅。所以钟嗣成给这些剧作家立传时，将书取名为《录鬼簿》，为他们鸣不平。而李贺因为晋仕之路被堵死，逐渐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被逼为“诗鬼”，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吗？

还有传言说是考试之时，主考官嫌李贺长相丑陋，故意刁难于他，而找了“晋”与“进”的谐音犯讳而剥夺了李贺的考试资格。这也有可能，但无论哪种情形，都是别有用心的小人阴谋得逞，毁掉了李贺这个难得的天才。

李贺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的人生刚开始迈出第一步，就掉进了阴暗的陷阱，坠入无尽的深渊。进士之路被彻底封堵。他的人生之路只能布满荆棘，举步维艰。而李贺依然一身傲骨，他不屑参加进士科以外的任何考试。

才气如天高、命运比纸薄，家境贫寒，却偏偏有着李唐宗室的门庭和傲骨，这些人生的极端，都集中在李贺一个人身上。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他注定成为大唐天空下那个最痛苦的人，注定他走的是人间最难的那条路。

在众人的惋惜长叹或幸灾乐幸灾乐祸中。李贺虽然迷茫、困顿、失意、惆怅，却并没有被击倒，他以诗明志，发出一声孤独的怒吼。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笏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致酒行

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

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

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

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

——野歌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李贺这是在昭告天下：自古英雄多磨难，我不会就此沉沦，只待雄鸡一声，天下大白，我只会时来运转，陡然奋起。他依然气魄宏大，傲骨铮铮，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他在告诉世人，也在告诉自己。

但当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

科考无望，家境贫困的他不能久居长安，他决定回家。故乡的山水稍稍抚慰了他受伤的靈魂，而爱情的滋润又焕发了他新的生机。这一年，他奉母命娶妻。虽未金榜题名，却得洞房花烛。

妻子聪明贤惠，知书达礼，虽家境贫困，却毫无怨言，李贺倍感欣慰，他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弦声浅。情若何，荀奉倩。

城头日，长向城头住。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后院凿井歌

他对妻子说：“我们俩就像这辘轳和绳子，紧紧纠缠、终身相依，永不分离，可这注定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的艰难总是让那些恩爱夫妻劳燕分飞，聚少离多。

弟妹尚未成年。作为家中长子，养家糊口他责无旁贷。当家中的困境再次出现时，他又要挺身而出。他决定再走长安，为了心中的理想，也为了生活。此时离他从长安归来不足两年。

那个秋天依然美丽，却略显悲凉。李贺与妻子依依惜别，他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衣锦还乡，给妻子幸福安宁的生活”。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他和妻子的永诀。

当时世人求取仕，一般会西去长安或南下江南。长安帝都、江南富足，当李贺在家乡附近的洛阳求职无果后，他也面临着这两个选择。相传李贺找相士算了一卦，西去有利。于是他启程西去，再赴长安。

元和六年(公元818年)，李贺再次站在长安的街头，这里依然繁华热闹，可对他却依然冷淡漠然。他辗转奔波数月，却依然求仕无路，求职无门。盘缠几近用光，生活陷入困顿，他的两鬓也在心灵的焦虑和病痛的折磨下全然变白。他还是一个只有23岁的青年，却已经被命运折磨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老头。

就在李贺进退维谷，面临绝境时，他人生中的伯乐韩愈又一次施以援手。在韩愈的举荐和斡旋下，李贺得以以李唐宗室的身份参加门荫考试，获得奉礼郎的官职。

虽然这是一个从九九品的小官。名副其实的末吏，但对困顿无门的李贺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他终于跻身仕途，生活也有了保障。他相信凭自己的才气和努力，出将入相不是没有可能，他心中久违的豪情又被唤醒。

(未完待续)